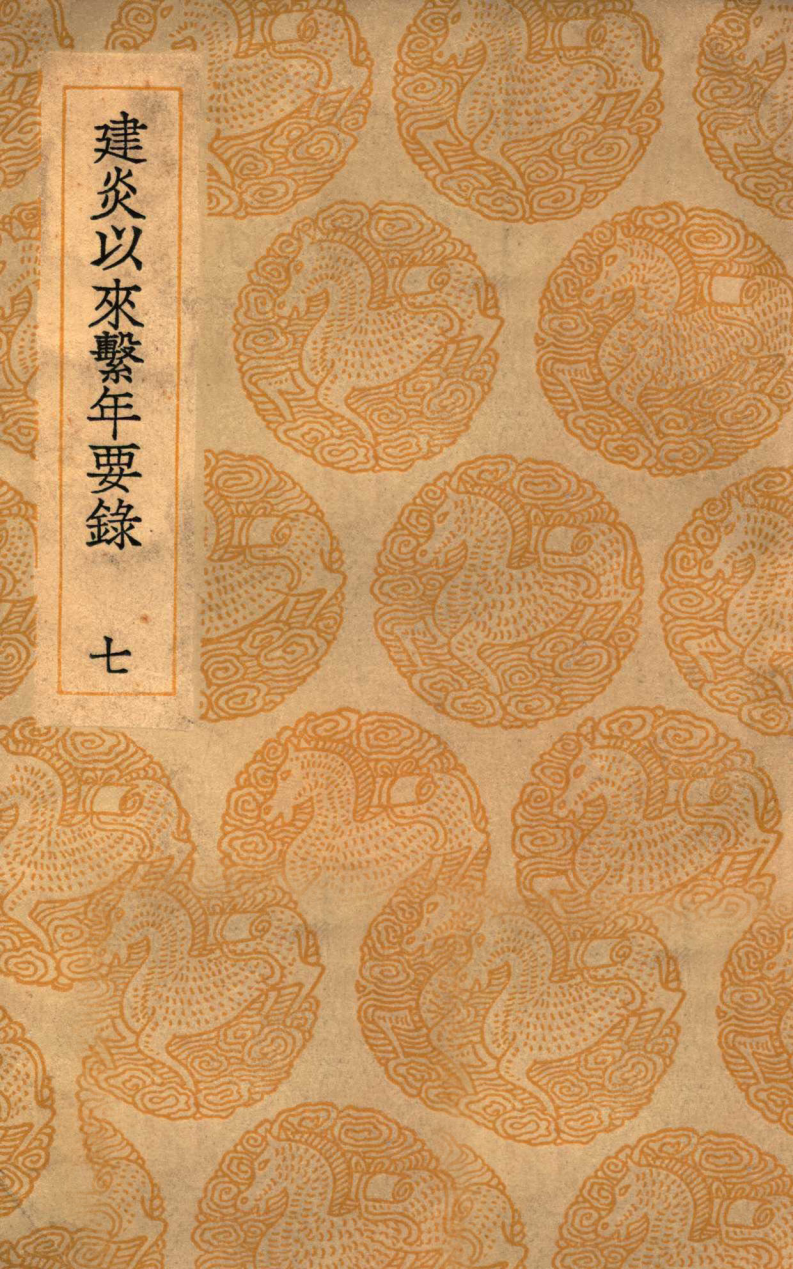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爲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遽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尙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州。用例敷糴軍糧於民戶。而土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爲軍顏經投匭訟藻廢格赦令。跋扈不臣。事下宣諭官胡蒙。蒙具以聞。經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停官。在三月己未。詔禁箭鋒往山東。犯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不以原赦。右諫議大夫徐俯進

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旣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勞。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遊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

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右承事郎徐端益知漢陽軍端益陽翟人

此乃本中之父建炎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

自分鎮後漢陽未曾除守至是始命之是日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邦彥薨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爲左奉政大夫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千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郎韓穰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秉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奏雜在兵閒不可無學且恐爲麗人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旣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知鼎州程昌寓遣將攻夏城寨寨據芷江東西北各阻陂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重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爲翰林學士尙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先是提舉峒丁李械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任彥輝代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雍州效用蒙賜投匭上書以爲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綵價高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上納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遷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

歲次

錢在此月甲午蒙賜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置使賓州在丙戌撥鹽在壬子預遷官在三月癸亥今聯書之熊克小麻云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爲本案日麻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椿錢及韶州歲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椿錢並無現在乞改撥贍學經制錢十萬許之仍詔通其餘見取窠各計三十一萬應副買馬支用案鹽二百萬斤約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克蓋誤也

國子監丞蘇良治爲尙書都官員

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願浩用之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於眞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

劉子羽聞金州陷卽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祕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旣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卽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也

張同撰吳玠傳誌補遺金帥薩里干最好釋氏僧年長者最所尊禮至得與其妻妾雜坐飲食而仙人關尼某少畜

於是僧忠烈於是置尼私第日已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報及密許高爵且啗以金喜諸吾謀之往者皆館於方丈往來不絕薩里干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僞凡至密之事吾舉得之費士戮蜀口用兵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金洋云云案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趨金商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至饒風關相距且四十日不得云先知今姑附此更

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

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領遠出

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荀果退走。敵旣得山寨。遂乘高下闕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郎。尙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爲起居舍人。尙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爲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爲殿最。左通直郎楊揆直祕閣。知楚州。楚州自殘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揆才可用。遂除職而命之。此可見王明清所云揆欲斬秦檜事。謬誤。已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丙午注。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揆之官。尋詔兼沿淮安撫司公

事。揆兼沿淮安撫司。勒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輝奏亮庸謬不才。又法當

在此月丁未。討論後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特送處州羈管。先是韓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上疏言無以

懲後。遂遷明一官而絀進。世忠奏進反事。見

二年十月乙巳。

丙申，乾化縣土兵作亂。先是，開門祇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事。瑾日縱土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黃象先爲代。象先與瑾不協，每裁抑之。是日，象先出郊飲酒，土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執以屬吏，其徒篡取以去。象先怒，後八日，密遣土豪鄧密等以兵掩土兵寨，盡殺其孥，焚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爲鄉導，在虔吉開守。臣侯延慶以象先屬吏言於朝，象先坐罷去。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爾。

彥潰兵破通明，惟劉長源與議及之，蓋作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虛文無補也。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爲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是日，薩里干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檠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閒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

寢旁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閒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敵後襲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浚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

張同傳誌補遺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遁謂忠烈曰今漢中失守公不若與子羽同至閬州調兵以出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日以羽書邀促約入共兵案子羽固當是共守蜀口耳非欲同趨閬中也

不然子羽胡爲置三泉耶諸書毀子羽太甚今不取

庚子詔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八字進入自擇瑗字以名之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旣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爲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詔官兵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敷錢米與支用實數申尙書省尋命官軍所過毋得調夫

此月壬寅

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左迪功郎梅

汝能爲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丹徒縣日常有捕盜功而改命詔三省都錄

事自今不許赴御史臺。故事，通直郎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彥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頤浩去位，卒改之。九月丙子，衝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旦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頤浩曰：「陛下奉先盡禮，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爲桂州防禦使。

此據當時告詞所書。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以上，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衙給帖，今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補轉資級，欲並申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請也。舊委守臣樁管，而常爲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詔諸路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案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是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爲鎮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襲

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殲。吉端氏人也。

梁進事不得其日。〔案〕史吉以二月十九日敗孟邦傑於伊陽，故繫此。吉七月庚申補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爲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

日曆二年九月丙戌，知興元王似爲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夔州盧法原成都續記似二年閏四月自成都移興

元六月遷成都。十二月遷顯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爲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阻除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爲宣判，見於常同劾疏，而浚子羽行狀墓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有之，今掇取附見。

虔賊周世隆率衆犯循梅汀州。己酉，詔統制官趙詳、韓京、申世景、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旣進兵僞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鄭州兵馬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皋爲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三百，遂以皋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

賜橫空名告在此月壬寅，今并附於此。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徽猷閣待制廬壽鎮撫使兼知廬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爲鎮撫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

貪殘之威。無子惠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徠勸相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勇。分爲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環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而遁。煥檄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奪職在六月甲申。

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郎司全合

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二人遷官在十一月戊午。

辛亥。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兼侍講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閒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翰林學士綦密禮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侍講。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檀倬。祕閣修撰邵溥並復徽猷閣待制。

倬、建德人。宣和末，嘗爲給事中，坐王黼黨廢。至是始復之。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召對，請申嚴鞠獄於本狀外，別求他罪之禁。頒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試大理卿。右中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輝論康國拋糴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韓瑛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數歷已久，率多倣忽，既詣省，候於廊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色，康國初不知爲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屐兩足於火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湖外，方以獻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爲此輩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於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當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回，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始知爲諫官，驚畏恐怖，腳蹙躑躅，子翻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結交堂吏，臣所目覩而罷。洪邁夷堅丙志：紹興初，韓叔夏瑱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以職事白宰相。時朝廷革弊，官府儀範尙疏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視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答曰：「自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雖見廟堂於事亦何所濟？」少焉朝退，有省吏過廡下，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時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乃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有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方冬月，燎爐在前，袖拂湯餅，饌衝夾，蔽室固不暇致一語。韓既退，除右司諫，卽具以所見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宵徒，遂放罷。案：韓瑱以建炎四年九月除監察御史，是年出使湖南，治鍾相獄事。紹興元年四月除右司諫，十一月送吏部當康國罷。浙漕時瑱去言路久矣。又案：康國紹興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屏風事降二官，乃中丞沈與求所劾，與瑱殊不相關。邁累年爲史官，不知何以差誤如此。

左承議郎襄陽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來獻捷，上召見，以去疾爲左朝散大夫直龍閣圖，仍命有司以米五千斛餉橫軍。朝廷未知金房鎮撫使王彥之敗，亦詔彥以軍

食給橫。時宜撫處置使張浚念非王庶不可修葺興元。庶以左通議大夫賣江州來行。乃復起庶爲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卽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撒離喝至金牛鎮。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又聞庶在巴州。吳玠陽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敵歸路。敵還得之。懼。會野亡所掠。食稍盡。乃引兵還興元。詔劉光世、韓世忠赴行在奏事。以將易鎮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等以萬人屯泗州。爲李橫聲援。僞齊劉豫葬僞太后翟氏於東平。是月。豫開貢舉。得進士羅誘以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尙書洪擬兼權吏部尙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賣鹽。增鈔錢五十萬餘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遷官。

戊辛。賜貴州防禦使印。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纔應副十六萬七千有奇。雖有取撥鎮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欲盡撥歸漕司。祇乞貼數應副。都省言。浙西提刑司具到鎮江酒稅課利田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爲乙百餘萬貫石匹兩。兼本府水陸要衝。商賈輻輳。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增羨。乃如光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令兩通判措置。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祇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詔兩浙諸州和

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用戶部請也。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有至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卹者許添外差餘並禁止若以員多缺少自當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尙書省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黃帝黃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大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

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庚申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練使以樞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心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壬戌孟庾奏留之不許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真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召布衣蘇庠赴行在庠丹陽人父暨元祐中爲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堂審察固辭又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庠喪明不至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全

王全初見正月辛未

蹂境上督府檄召之全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

徒來降詔以全爲承信郎擇其少壯之士五百人隸淮西軍籍

王全以是月戊寅補官

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

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享又託名贍軍。令市販輸金。物物苛斂。民擾且怨。行旅幾絕。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俟秋登乃償。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郡縣指揮並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繩削。則將不可勝誅。乞俟戍馬既平定。更選膚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詔權貨物都茶場除提領官并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隸。毋得勾喚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純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隸省寺故也。於是權貨事戶部不得預。

日麻無此敕旨。以今年十月壬辰戶部勘當狀修入。以見常同論鹽法事張本。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回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澡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事耳。事有大於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瓊並罷。而澡勒停。回素與呂頤浩不諧。由是不復而卒。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鼎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洋方志學之歲。裁書謁鼎。鼎喜。遂與偕行。洋玉山人也。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是日以其文來上。略曰。僞齊僭號。自速翦平。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接海沂。駟騎交馳。羽書疊至。我則兼收南陽知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荆湖之師繼其後。若

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繇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直祕閣知江州兼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蘄黃。數千里閒。盡爲荒榛。旣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蘄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大專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係長江長流緊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俟盜賊寧息如舊。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輒論私事。及有僥求。對畢仍中閣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爲言者所劾。故有是命。襄陽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尙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傳試給事中。祕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爲祕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是日。穎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穎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皋於京城西北羊馳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穎昌

復陷。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彙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彙。黨人瑾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彙稱疾求去。乃有是命。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蔭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賊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辛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凌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閣門祇候憲往潁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爲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爲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於朝。遂命收卹之。而道已梗矣。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權貨務就賜錢三萬緡爲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南三漕臣濟其軍食。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爲武功大夫高州刺史。

壬申。閣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詔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眞俸。從內東門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列皇后攢宮。以將再期也。左承務郎通判潭州張揆坐與孔彥馬友交通。下吏計賊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揆妻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東流令王鯖坐賊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罕復跡配矣。